

美国畅销推理小说《无处不在》和《洛城机密》作者
詹姆斯·艾尔洛伊最新**惊悚**作品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
——《洛杉矶时报》

“一部大师级的作品。”
——《人物》

【美】詹姆斯·艾尔洛伊 / 著
杨武道 杨武元 / 译

THE BLACK
DANIELA
黑色大丽花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美国畅销推理小说《无处不在》和《洛城机密》作者
詹姆斯·艾尔洛伊最新惊悚作品

【美】詹姆斯·艾尔洛伊 / 著
杨武道 杨武元 / 译

THE BLACK
DAHLIA
黑色大丽花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05 - 0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大丽花 / (美) 艾尔洛伊著; 杨武迢, 杨武元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6. 4
ISBN 7 - 80699 - 474 - 2

I. 黑... II. ①艾... ②杨... ③杨...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964 号

THE BLACK DAHLIA by JAMES ELLROY
Copyright: © 1987 by JAMES ELLRO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BEL WE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王洪启 杨广斌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室 · 张欣

黑色大丽花

(美) 詹姆斯·艾尔洛伊 著
杨武迢 杨武元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 150040 电话: 0451 - 82159787
E-mail: hrbcbcs @ yeah.net
网址: www.hrbcbc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 字数 32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9 - 474 - 2/I · 156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 - 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序 幕

她活着的时候我并不认识她。我通过别人得知她的存在,通过对她死因的调查了解了她的生活。通过调查,通过找出来的一系列真相,我将她重构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小女孩,一个妓女,至少是可能做过妓女——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相同之处,我也曾经生活糜烂。我本来希望能够在凶杀组侦探的结案报告中隐去她的名字,用简要的几个字将此事一笔带过,验尸官那里也同样处理,再通过一些手续将她葬于义冢。可这个想法唯一的问题是她不会愿意让我这样做。事实的真相是如此的残酷,她一定希望所有的真相都为人所知。那么既然我欠她的太多,而且又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所以就承担起了撰写这部回忆录的责任。

但是在大红花案件前,得先说战争、警察局中心分局的军事命令和换防,还有搭档的事儿,这些事儿都在提醒我们,警察也是军人,尽管我们远远没有那些曾与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战场上战斗的军人受欢迎。每天值勤结束后,巡警们都要参加空袭、灯火管制和火灾疏散的训练。当我们都以立正的姿势站在洛杉矶的大街上时,真希望有几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②来空袭,那我们就不用像木头一样傻站着了。我们白天值勤时要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点名,所以,1942年8月我从警校毕业后不久,就在点名时与李相遇了。

我是久仰他的大名,而且对我们各自的记录烂熟于心:李·布兰查德(43胜4平2负),最重量级^③拳击手,曾是好莱坞军人体育馆里的名人;我,巴奇·布雷切特,重量级^④(36胜0平0负),曾在《拳击》杂志排名第十,可能是因为耐特·傅雷舍尔觉得我露出大兔牙嘲笑对手的样子很有趣吧。布兰查德出拳凶狠,善于进攻,尤其善于打击对手的头;而我善于跳跃、回拳、用勾拳打击对手的肝部,因为害怕头上中拳太多会让我的脸比我的牙还

② 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使用的战斗机。

③ 最重量级:81公斤级以上。

④ 重量级:81公斤级。

要狼狈,所以十分注重防守。从拳击风格上来讲,我和布兰查德就像油和水,所以,每当点名的时候我们俩的名字被依次叫出,我总是会想:如果我们两个交手,谁会赢呢?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彼此暗暗比较。两人之间的谈话总是局限于有关天气的几句闲聊,从不谈论拳击或是警务工作。从体态上来说,我们两个虽然都是大块头,却一点都不一样:布兰查德金发,肤色发红,六英尺高,肩膀和胸膛都很宽阔,腿有些短、有些弯,肚子开始发福;我肤色苍白,黑色头发,六英尺三英寸的身高让我显得细长,但很健壮。谁会赢呢?

最终我放弃了对谁会赢的猜想。但是其他警察却一直想知道答案,所以在中心分局第一年里,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布兰查德一开场就用几记重拳击倒对手取得胜利;布雷切特由于累计点数赢得比赛;布兰查德或布雷切特的伤口出血过多,比赛中断……各种各样的猜测,除了一种——布雷切特击倒对手而获胜。

在背后,我也听到关于我们俩在拳击圈之外的传说:李在来洛杉矶警察局的时候,被许诺会因为打击在公共场所吸烟^⑤而快速升迁,因为主管这件事的是警界的高官和他们的政客朋友;他曾经破获了1939年“大道—公民”银行的抢劫案,并与匪首的女友之一坠入爱河,开始同居,本来布兰查德肯定能调到刑侦处,但因为他们的同居违反了警局在这方面的规定,所以这个好机会就这么飞了;不仅如此,布兰查德还因为女友的请求而放弃了拳击。有关布兰查德的传闻对我来说就像是佯攻,其可信度非常令人怀疑。但关于我的故事却击中了我的要害,因为消息确凿:德怀特·布雷切特参加警队是为了逃避更艰巨的任务;他父亲是亲纳粹的德美协会会员,当这个身份被曝光后,他差点被警校开除;在压力之下,他向外侨处告发了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日本朋友,从而取得到洛杉矶警察局工作的机会。警察局没有指派他去公共场所打击吸烟,因为他不是个可以将对手击倒的拳手。

布兰查德和布雷切特——英雄与告密者。

开始的时候,一想起村上春树和秀夫^⑥戴着手铐被押送去曼杂拿集中营

^⑤ 洛杉矶是一个标准的“禁烟城市”,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凡是有顶棚的地方,都不能抽烟。”洛杉矶的比华利山规定,如果在戏院、百货店、的士等公共场所吸烟,最高可被罚款500美元,或坐监1个月。

^⑥ 村上春树和秀夫:巴奇向联邦调查局告发的两个日本朋友。

的样子，我立刻就明白了我和布兰查德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直到后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执行任务，我对李的早期看法才有所改变。

那是在1943年6月初。在之前的一周里，一群海员和一群墨西哥裔的美国人在威尼斯的雷克码头打了起来。有人说，其中的一个美国水兵被打瞎了一只眼睛。接着，冲突就在洛杉矶内陆爆发了^⑦：来自查韦斯峡谷海军基地的水兵与阿尔派和帕罗沃迪的花衣墨西哥人^⑧对决。报纸上都说那些墨西哥人在他们的弹簧刀上贴上纳粹的标志，同时，成百上千的着装士兵、海员和水兵拿着棍子和棒球球棒来到洛杉矶的市区。大约同等数量的花衣墨西哥人据说带着相似的武装也要集结在波义耳高地的102酿酒厂。每一名中心分局的巡逻警员都投入了警戒，每人还发了一顶钢盔和一根被称为“黑鬼棒”的特大号警棍。

黄昏时分，我们乘坐从军队借来的大卡车到达打斗地点，使命只有一个——恢复秩序。我们的配枪留在了警局，警局高官不想让手枪落入那帮留着鸭尾头、穿得花里胡哨、五大三粗的墨西哥暴徒手里。当到达爱沃格林街和沃布什河路围成的街区后，我从卡车里跳下来，手里只有一根三磅重的、用布缠着的棍子，我感受到的恐惧要比在拳击场上大十倍，可这并不是四面八方都是暴徒的缘故。

我害怕的是因为那些所谓的好人才是真正的坏蛋。

海员们踢碎爱沃格林所有临街的玻璃窗，穿着蓝色制服的水兵们把路灯一个个地打碎，这样更容易在黑暗中行事。一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避开与墨西哥人的正面冲突，把停在一家酒店门前的所有汽车都掀翻了；同时，穿着圆领衫和白色喇叭裤的年轻海军，用警棍在邻近的人行路上把人数多于他们的花衣墨西哥人打得屁滚尿流。在混乱的外围，我看到一些与我同来的警官与海岸巡逻队的混蛋们、军警们亲切交谈着。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傻呆呆地、不知所措地站了多长时间。最终，我沿着沃布什河路向第一街走去，看到了一些小房子、树木，那里没有花衣墨西

^⑦ 洛杉矶的历史从18世纪末西班牙探险家踏上这块土地开始。1781年洛杉矶成为西班牙的正式殖民地，受到西班牙总督的统治，不久后转到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墨西哥手中。1848年由美国政府买入，到1850年被合并为美国的第13个州。由此可以看出，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文化对洛杉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加利福尼亚的地名多带有西班牙的名字，在街头也经常能遇到墨西哥人。

^⑧ 花衣墨西哥人：墨西哥裔美国青年或少年，尤指穿奇装异服并属于帮派的青年。

哥人、警察及嗜血的美国兵。我没加思考就全速向那里猛跑过去。我本来会一直跑到精疲力竭，可是从一家门廊里传出来的一声大笑让我蓦然停了下来。

我向发出笑声的地方走过去。一个响亮的声音传了出来：“你是第二个从暴乱中逃之夭夭的年轻警察。我不会怪你的。确实很难决定应该铐谁，对吧？”

我站在门廊上望着说话的老人。他说：“收音机里说，很多计程车司机正开车前往好莱坞地区的美国劳军联合组织，然后再带一些水兵来这里。KFI 电台将此称做海军突击，连海上的海军都在向这里靠拢。我刚刚在大街上还看到一些海军陆战队员。你认为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水陆两栖的战斗力量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得回去了。”

“你并不是唯一一个逃跑的，还有一个大块头也刚刚飞跑过去了。”

这位老爹此刻看起来很像我父亲，偶尔露出老谋深算的一面。

“有些花衣墨西哥人的秩序需要恢复。”

“你觉得有那么简单吗，小伙子？”

“我会让它简单起来的。”

老人高兴地格格笑了起来。我走出门廊，一边走一边用警棍敲着大腿，决定重返我的岗位。这时路灯已经全灭了，已经很难分辨谁是花衣墨西哥人，谁是美国大兵。可这正好给了我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所以我准备好出击。这时，我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了一声：“布雷切特！”于是，我马上知道另一个逃跑的人是谁了。

我跑回去，是李·布兰查德。在一个破旧平房的院子里，他正面对着三个穿蓝色制服的海军和一个穿佐特装^⑨的墨西哥人。他用黑鬼棒左右抵挡，跟那三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纠缠，不让他们接近。那三个人的棍子都在往布兰查德的身上招呼，但布兰查德借助脚掌的力量灵活地跳来跳去，所以都没打中。那个墨西哥人摸着脖子上挂着的神像，面露迷茫之色。

“布雷切特，3号^⑩！”

^⑨ 佐特装：佐特套装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是一种男式服装，其特点是裤子高腰、裤口狭窄，大翻领、厚衬垫、宽肩的长上衣。

^⑩ 3号：指召集警察的急令。

我猛冲过去，使劲抡起棍子，打在闪亮的铜扣和绶带上。我的胳膊和肩膀上也中了几下乱棍。我向前压下去，不给水兵们留下挥棍的空间。那种打斗很像跟章鱼扭在一起一样，而且也没有裁判和三分钟铃响，所以我本能地放下警棍，低下头开始用拳出击，拳头打在华达呢料子罩着的腹部上。这时我听到：“布雷切特，后退！”

我退了下來。李冲上去，将黑鬼棒高举过头，从上往下打了下去。那三个海军迷糊了，一动也不动，棍子也从手里掉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布兰查德的棍子打在他们的肩膀上。当三个人蜷成蓝色的一团时，布兰查德说：“滚到的黎波里^①去吧，鸟屎。”又转过头对墨西哥人说：“你好哇，托马斯。”

我活动了一下脖子和四肢。胳膊和后背都很疼，右手关节也有阵阵刺痛。布兰查德给穿佐特装的老墨^②戴上手铐。这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布兰查德笑了：“原谅我的无理。巴奇·布雷切特警官，请允许我介绍西诺河·托马斯·多斯·桑托斯，他是我正监视着的一宗B级重罪杀人案的在逃嫌疑犯。托马斯6号那天抢了一个叫艾尔娃哈朵的女人的钱包，而艾尔娃哈朵呢，心脏病突发，死了。托马斯见状，扔下钱包，跑得跟鬼撵似的。扔下的钱包上满是指纹，还有目击证人可以作证。”布兰查德用胳膊肘杵了托马斯一下，“托马斯，没话说了吧？”

托马斯摇了摇头，布兰查德也难过地摇了摇头。“他死定了，二级杀人罪的毒气室又要吃一个墨西哥佬^③了。爵士乐演奏大师，咱们大概还有六个月就彻底再见^④了。”

我听到从爱沃格林街、沃布什河路街区方向传来的爆炸声，踮起脚尖，看到从一排打碎的窗子里蹿出火苗来，火苗烧到汽车电线和电话线时噼啪直响，变成蓝色和白色的高射炮似的火焰。我又向那三个海军看去，其中的一个正用手指指着我。我说：“希望这帮家伙没有看到你的警号。”

① 的黎波里：利比亚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位于利比亚的西北部，临地中海，最早是提尔的腓尼基人建立，该市保留有罗马的拜占庭式的古迹。

② 老墨：美国人对墨西哥人的蔑称。

③ 墨西哥佬：美国人对墨西哥人的蔑称。

④ 彻底再见：指6个月后这个墨西哥人就会被送去毒气室。

“看到了就干他们。”

我指着一片已经燃成火球的棕榈树说：“看来今晚我们不可能把他送到局里去了。你刚才想跑到哪儿去赶暴徒啊？你以为……”

布兰查德笑着向我挥了一拳，拳头在打到我的肩章时停住。“我跑这儿来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恢复什么秩序，而且如果我还站在那边的话，我可能已经被干掉了。听起来很耳熟吧？”

我笑道：“是啊。然后你就……”

“然后我就看到这帮鸟屎在追这位爵士乐大师，而这位爵士乐大师看起来非常像第 411 - 43 号重罪逮捕证上的嫌疑人。这帮家伙看到我就把我围在这儿了，我正好看到你跑回来找伤受，所以我就想，得让你受伤受得有理由。听起来有道理吗？”

“你倒是没想错。”

那三个海军中有两个挣扎着站了起来，又把另外一个也拖了起来。当三个人并肩向人行道走去时，托马斯抬起右脚朝其中最肥的一个屁股使劲地踢了一脚。这个大胖屁股的大兵转过头来怒视袭击者。我向前迈了一步，那三个家伙就在这场洛杉矶战役中投降了，蹒跚着向街道、枪声和冒火的棕榈树林走去。布兰查德揉了揉托马斯的头发，说道：“你这个聪明的小狗屎，你死定了。走吧，布雷切特，咱们找个地方开溜，不掺和这事儿了。”

* * *

过了几个街区之后，我们找到一幢门廊里堆满报纸的房子，闯了进去。厨房的碗橱里有一瓶还剩五分之二 的苏格兰红酒。布兰查德把托马斯的手铐戴在脚上，好让他也能畅饮一番。等我做好火腿三明治，调好高杯酒^⑮，那个老墨已经干掉了一半儿的酒，还在高声歌唱《漂亮的茜丽朵》和墨西哥语版的《查塔努加火车》^⑯。一个小时以后，整瓶酒被喝光，托马斯也喝多了。我把他抬到沙发上，盖上被子。布兰查德说：“他是我在 1943 年里抓到的第九个重罪犯。他在六周之内将被送到毒气室；三年之后我会去东北或中心分局的执行组工作。”

^⑮ 高杯酒：一种在烈性酒，例如威士忌中加入水或汽水的饮料，饮用时盛于高玻璃杯中。

^⑯ 查塔努加：美国田纳西州东南部城市，位于佐治亚州边界及纳什维尔东南部。田纳西河入口港口，在南北战争中具有战略性的地方，最终于 1863 年被联邦军队攻占。

他肯定的语气激怒了我。我说：“我看未必。你太年轻，还没升到中士；你在跟一个女人同居；你离开了禁烟组，也就离开了那些警察高官朋友们；你还没当过便衣；你……”

布兰查德咧开嘴大笑，走到起居室的窗子前向外望去，我住了口。布兰查德说：“密歇根索朵中心那儿已是一片火海了，真漂亮。”

“漂亮？”

“是啊，漂亮。布雷切特，你对我挺了解的啊。”

“大家总谈论你啊。”

“他们也说你。”

“他们说些什么呀？”

“说你老爸是个什么亲纳粹的白日梦组织者。说你背叛了最好的朋友，向联邦调查局的人告发了他们，就是为了要留在警局。说你的重量级拳手地位是弄虚作假得来的。”

他的话飘在空气中，像是包含着三条罪状的控诉书。“就这些吗？”

布兰查德转过身来面向我：“不止，他们说你从来不追妞儿，还说你以为你能打败我。”

我接受了挑战：“这些都是真的。”

“是吗？你听到的关于我的传言也都是真的，只有一点除外：我马上就是中士了，八月份我就会调到高地区风化纠察队。那儿有一个地方副检察官是个犹太人，他想要拳击手想得死。他答应我说只要他能再弄到一个名额，就让我去。”

“真了不起啊。”

“是吗？想听点更了不起的吗？”

“说吧。”

“我拳击生涯的前二十个击倒的对手都是我的经理人亲自给我挑的二流货色。我女朋友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看过你打拳，她说你要是把牙修好其实长得挺英俊的。还有，你真有可能打败我。”

我不知道这家伙是想找碴儿打架还是想交个朋友，还是他想试试我、嘲笑我，或是探听点消息什么的。所以我就岔开话题，指着那个喝多了、在梦中痉挛了一下的托马斯·多斯·桑托斯说：“这个老墨怎么办？”

“我们明天早晨把他交到局里去。”

“你明天早晨把他交到局里去。”

“他有一半是你抓住的。”

“谢了，但我不想邀这个功。”

“好吧，搭档。”

“我不是你的搭档。”

“说不定哪天就是了。”

“布兰查德，可能永远都不会是。可能你当你的执行组中士，帮人从拖欠款项的买主那儿取回东西^{①①}，和城里那些讼棍一起上报纸；而我干满年限后就拿着退休金走人了，然后说不定去哪儿找一份轻松的工作。”

“你可以去找联邦调查局的人啊，我知道你在外侨处有朋友。”

“别来劲啊。”

布兰查德又向窗外看去。“真漂亮，像明信片上的景致。明信片背面可以写：‘亲爱的妈妈，真希望你也在这儿，我们一起看洛杉矶东部的种族暴乱。’”

托马斯·多斯·桑托斯睡得有些不安宁，嘟囔着：“伊内兹，伊内兹。”“你说什么，伊内兹？”布兰查德打开一个壁橱，找到一条旧羊毛大衣，扔在托马斯的身上。附加的温暖似乎让他安宁了下来，嘟囔声渐渐消失了。布兰查德说：“*Cherchez la femme*（法语：找个女朋友吧）。啊，巴奇？”

“什么？”

“找个女朋友。即使只是喝了一点果汁似的酒，老托马斯就满脑子都是伊内兹了。我敢跟你赌 10 比 1 的，当他进毒气室的时候，她也一定在他的心里陪着他。”

“可能他会认个轻一点的罪。不会轻易就让他进毒气室的。”

“不可能，他死定了。巴奇，*Cherchez la femme*（法语：找个女朋友）。记住我的话。”

我满房子溜达，想找个睡觉的地方，终于在楼下的一间卧室里找到一张粗笨的、对我来说太短的床。躺下，听着不远处警报器的嘶鸣和枪声^{①②}，我渐渐睡着了，梦到了与我有过关系的，少之又少的几个女人。

^{①①} 指当贷款买东西的买主无力继续还贷时，执行警察有权力从拖欠款项的买主那儿取回已卖出的货物。

^{①②} 指不远处墨西哥人与美国大兵的冲突还在进行之中。

到第二天早晨，暴乱已经平息了下来，只剩下空气中的烟灰和满大街的碎酒瓶、扔掉的棍子和棒球球棒。布兰查德给浩兰白克分局打了个电话，要来一辆警车，把他的1943年的第九个重罪犯押送到法院的监狱。当巡警来带他的时候，托马斯·多斯·桑托斯哭了。布兰查德和我在人行道上握手道别，分道扬镳，他去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写抓获抢匪的报告，我回中心分局接着值勤。

之后，洛杉矶市议会立法禁止穿佐特装，布兰查德和我又回到点名后的礼貌交谈。而他在那一晚，在那幢空房子里的一番令人生气的斩钉截铁的预言全都成真了。

布兰查德被提升为中士，八月初调到了高地区风化纠察队，托马斯·多斯·桑托斯一个星期后被送进了毒气室。三年后，我还在中心分局开着装有无线电设备的车子巡逻。一天早晨，我看调任、升职通告时，看到一张名单的开头处赫然写着：李·布兰查德，中士，从高地区风化纠察队调任至中心分局执行组，1946年9月15日起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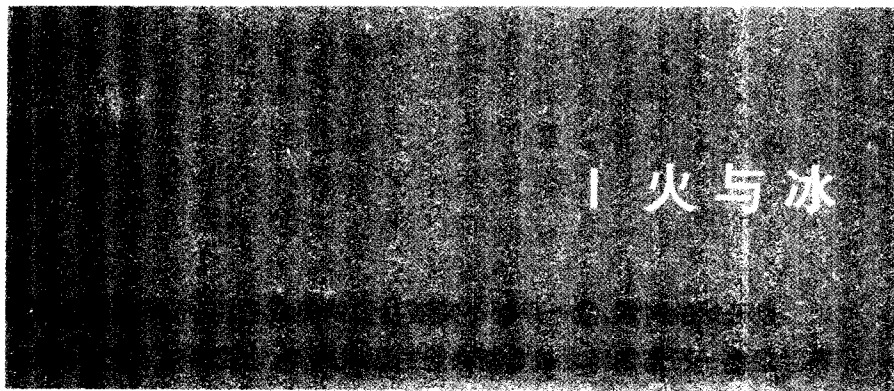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后来成为了搭档。回想起来，我知道这个家伙不是真有什么预知未来的能力，他只是努力工作，以确保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我却像滑冰一样滑向自己的未来，沿途充满了不确定。却是他那句语调平缓的话“*Cherchez la femme*（法语：找个女朋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而我们组成拍档以后，只不过是一起跌跌撞撞地向那朵大丽花走去。最终，只有她彻彻底底地拥有了我们两个。

THE BLACK DAHLIA 黑色大丽花

目

CONTENTS 录

序 幕	1
I 火与冰	1
II 第 39 街、诺顿街区	57
III 凯和玛德琳	233
IV 伊丽莎白	255



THE BLACK
DAHLIA
黑色大丽花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快要成拍档了，是警察局同事们对布兰查德—布雷切特之战重新兴起的起哄热潮，让我得知了这个消息。

那天我在班克山的汽车超速监视点值了好长时间的班，抓交通违规。罚单开了一大堆，眼睛盯着第二街和博德里街的十字路口，盯了八个小时，脑子已经木了。回来后，经过中心分局的大厅时，一群警察正在那儿等着听警务司的法官讲一些犯罪的事。我非常偶然地听到约翰尼·活格尔在说：“他们这些年都没打过，现在哈罗（Horrall）又开始禁烟了，所以我认为这事儿不会到此为止的。我爸和那个犹太佬关系不错，他说，要是乔·路易斯是白人的话，他会选他试试。”

这时汤姆·乔斯林用胳膊肘杵了我一下，说：“布雷切特，他们说你呢。”

我看了看活格尔，他正站在几码远以外，跟另一个警察说话。“啥事儿啊，汤米（汤姆的昵称）？”

乔斯林笑了笑：“你知道李·布兰查德吧？”

“当然了，主教知道耶稣吧？”

“哈，他在中心分局的执行组呢。”

“告诉点儿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你听着，布兰查德的拍档干满二十年了。没人想到他会退休，可他马上就要退了。执行组的头儿就是这个重罪法庭的地方检察官埃利斯·洛，就是他提拔的布兰查德，现在他想要找一个机灵的家伙来当他的拍档。有消息说他特别喜欢拳击手，想要你。活格尔的老爸在刑侦局，他和洛的关系不错，正努力想让他儿子来干这个位子。坦白讲，我认为你们俩的资格都不够——我还差不多……”

我兴奋起来,但还是忍着,讲了一个笑话来表示我不在乎这件事。我对乔斯林说:“你的牙太小了,不适合在扭打^①时咬人。执行组的工作不就是每天扭打吗?”

* * *

但我其实很在乎。

那天晚上,我坐在公寓外面的台阶上,看着我的车库。车库里吊着我练习力量和速度的拳击沙袋、报纸剪贴簿、比赛安排表和一些在公开场合拍的照片。我回想起我的光辉岁月——其实也不怎么光辉。想起我为了不进入最重量级比赛而保持体重,想起我在鹰岩退伍军人协会的礼堂里与爱吃玉米饼的墨西哥次重量级^②拳手打拳,我老爸就是在那里参加德美协会会议的。重量级比赛是个人才寥寥的分级,可最早的时候我还认定这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个分级。我175磅重,却能一整晚踮着脚尖跳跃,我可以准确无误地从远处以勾拳打中对手的身体,只有推土机似的家伙可以抵挡我的左手快拳。

可是在重量级里是没有推土机似的家伙的,因为任何一个体重逼近175磅的饥饿的拳手,只能狼吞虎咽地吃点土豆,即使要以牺牲一半的速度和几乎所有的力量为代价,他也不想进入最重量级。重量级是安全的,重量级可以保证每次五十美元的进账且不会受伤。重量级是《洛杉矶时报》的布莱文·戴尔眼里的废物,是我老爸和他那些让犹太人厌恶的密友的奉承对象,是我的大奶酪。只要我不离开格拉索尔区和林肯高地,我一直是打重量级的理想拳手——也一直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罗尼·科德罗出现了。

他是来自于埃尔蒙特市^③的一名次重量级的墨西哥拳手,拳速很快,双拳的力量都可以将人击倒,防守严密、到位,两肘总是紧压在腰际,可以有效抵御对手对腰身的击打。他虽然只有十九岁,却身材高大,有潜力迅速跃升两级到最重量级,赢得大把的钞票。他在奥林匹克体育馆以击倒的方式连

① 拳击术语:指扭住对手——用一只或两只胳膊扭住对手的身体防止或阻碍其出拳击打。

② 次重量级:75公斤级。

③ 埃尔蒙特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洛杉矶以东一城市。是一个工业中心,以核桃树林著称。





续赢得十四场比赛，闪电一样打败所有洛杉矶次重量级的顶尖高手。不断成长的科德罗急切地想要提高对手的水平，所以通过《哈罗德报》的体育版向我发起了挑战。

我知道他能生吃了我。我知道输给一个爱吃玉米饼的老墨，将会毁掉我在当地的名声。我知道逃避这场战斗会伤害我的名誉，但迎接这场战斗会让我丢了小命。我开始想找个地方逃避。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看起来都不错，珍珠港被炸了之后，这几个地方看起来就更完美了。老爸得了中风后，失去了工作和退休金，只能用吸管喝婴儿食品。我得以由于家庭原因暂缓服兵役，于是加入了洛杉矶警察局。

这时我发现自己又想起了不愿想起的事：联邦调查局的蠢货问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我是否愿意通过帮助他们而证明自己的爱国热诚……我不愿意再想下去了，就将注意力集中到房东太太的猫身上了，它正在车库房顶上悄悄地跟踪一只蓝色的北美鸟。当它一跃而起的时候，我终于承认了我是多么的希望约翰尼·活格尔的话是真的。

当警察就要到执行组去，才算得上是有点儿出息。执行组的警察穿便衣，不需要穿制服、系领带，总会遇到浪漫传奇的事，可以开自己的车，还按天付酬。执行组的警察是抓真正的坏家伙的人，不是在午夜行动中赶酒鬼、小贼什么的。执行组的警察在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工作，而且一只脚踏在刑侦局的船上。当伯伦市长心情不错，想听战争故事时，他们还与他一起吃晚饭。

想到这些，我的心开始疼了起来。于是走进车库去打沙袋，直打到胳膊抽筋为止。

* * *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在巡逻区的北部开车巡逻。我要负责带一个刚刚在运河区结束了三年军警培训的叫西德威尔的新手。他像一只哈叭狗一样不折不扣地顺从我，听从我的每一句话，还狂热地迷恋普通巡警的工作，以至于下班后还要赖在局里不走，跟狱警们聊天，在更衣室里对着通缉海报恨得咬牙切齿，有时还会做出些妨碍别人的事，直到有人把他撵回家去。

他没有什么礼貌的概念，会跟任何人说任何事情。我是他最喜欢的话